

心理學的科學革命與典範轉移

黃光國*



心理學的發展經歷過三次大的典範轉移：行為主義以實證主義強調的實徵研究作為基礎；認知心理學以後實證主義的先驗理念論作為基礎；本土心理學則是以批判實在論主張的先驗實在論作為基礎。我一向認為：在全球化時代，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目的，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學「一種心智，多種心態」的原則，¹ 建構「含攝文化的理論」，一方面說明人類普遍心智，一方面說明特定文化中人們特殊心態，以解決現代心理學之父馮特（Wilhelm Wundt, 1832-1920）未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，並整合 Lev Vygotsky（1896-1934）所主張的兩種心理學：「意圖心理學」及「科學心理學」，以推動心理學發展的第三次典範轉移。

然而，要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這一層意

義，有相應的理解，卻不是容易之事。瑞典倫德大學（Lund University）教授 Carl M. Allwood 在 2006 年曾經和加拿大著名的本土心理學者 John W. Berry 一起對世界各地的本土心理學現況作過調查，事後他寫了一篇論文，題為〈論本土心理學的基礎〉，² 批評本土心理學者所用的文化概念相當「抽象」而且指稱「有限實體」（delimited entity），這種過度「本質化」而且「物化」（essentialized and reified）的作法不僅有些老舊（somewhat old-fashioned），而且太受早期社會人類學著作的影響。這篇論文發表在一本國際專業期刊《社會知識學》（*Social Epistemology*）之上，我看到這篇論文後，認為：它談到了本土心理學發展的關鍵問題，因此邀請 James Liu 分別各寫一篇論文予以反駁。

*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、教育部國家講座、本院「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學」研究計畫總主持人。

1 R. Shweder, J. Goodnow, G. Hatano, R. Levine, H. Markus & P. Miller, "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: One Mind, Many Mentalities," in R. Lerner (ed.), *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*, vol. 1 (New York: Wiley & Sons, 5th ed., 1998), pp. 865-937.

2 Carl Martin Allwood, "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ies," *Social Epistemology*, 25, 1 (2011), pp. 3-14.

我的論文題目是：〈本土心理學中文化的具體化：成就或錯誤？〉。³ 文中指出：Allwood 與 Berry 在他們對全世界本土心理學者所作的調查報告中也承認：西方的主流心理學者也是一種本土心理學。⁴ 因此西方心理學中的理論建構也蘊涵了某種文化的具體化。如果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者能夠針對自己的文化建構理論，為什麼把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具體化對心理學的進步是一種成就，本土心理學者將非西方文化具體化，反倒變成了一種錯誤？

該刊主編 James Collier 看到這篇論文之後大感興趣，立刻請他的兩位博士後研究生 Martin Evenden（在臺灣）和 Gregory Sanstrom（在墨西哥）對我的學術論點進行專訪。這篇專訪以〈呼喚心理學的科學革命〉為題，刊登在 2011 年 4 月出版的《社會知識學》之上。⁵ Allwood 看到我與 James Liu 的回應之後，頗不以為然，也寫了一篇論文作為回應。⁶

2011 年初，我提出〈自我的曼陀羅模型〉，⁷ 據以批判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西方心理學理論過於「怪異」，不適用於非西方國家。並在 2011 年 5 月出版《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》一書，⁸ 主張：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目的，是要反思西方心理學的傳統，建構理論，以對西方主流心理學的理論進行科學革命。

美國心理學會知道我的學術主張後，極感興趣，於 2010 年 12 月組成「本土心理學推廣

小組」（Task Force for Promoting IP），由 Louise Sundararajen 擔任召集人，吸引了許多資深心理學者參加，包括本土心理學的前輩 Anthony Marsella、文化心理學者 Richard Shweder、歷史心理學者 Kenneth Gergen 及心理學史學家 Wade Pickran，其成員並陸續在增加中。

2011 年 8 月 4 日至 7 日，美國心理學會在 Washington, D.C. 開會，「本土心理學推廣小組」以「重新認識世界與文化：全球化時代的本土心理學」（Reclaiming World & Culture: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the Globalizing Era）為題，組織了一項研討會，有 Marsella、Shweder、Gergen、Teo、Sundararajen 等人參加。

我在美國心理學會上宣讀的論文為"Linking Science to Culture: Challenges to Psychologists"。在這篇論文中，我很清楚地指出：從心理學之父馮特在萊比錫大學（Leipzig University）創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，而開始有所謂的「科學心理學」以來，西方主流心理學者便一直未能妥善處理有關「文化」的議題。馮特認為：「文化」的問題必須用歷史的方法來加以研究；行為主義刻意「閃避」文化議題，繼之而起的認知心理學則把「個人主義」的文化視為理所當然，他們以「個人主義」作為預設，發展出各種「中程理論」（middle-range theory），甚至是「迷你理論」（mini-theories）。正因為如此，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者，必須發

3 Kwang-kuo Hwang, "Reification of Culture i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: Merit or Mistake?" *Social Epistemology*, 25, 2, (2011), pp. 125-131.

4 Carl M. Allwood & John W. Berry, "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: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,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*, 41, 4, (2006), pp. 243-268.

5 Martin Evenden & Gregory Sandstrom, "Interview-Calling for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: K. K. Hwang o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," *Social Epistemology*, 25, 2 (2011), pp. 153-166.

6 Carl M. Allwood, "On the Use of the Culture Concept in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ies: Reply to Hwang and Liu," *Social Epistemology*, 25, 2 (2011), pp. 141-152.

7 Kwang-kuo Hwang, "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," *Psychological Studies*, 56, 4 (2011), pp. 329-334.

8 黃光國：《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》（臺北：心理出版社，2011 年）。

展「含攝文化的理論」(culture-inclusive theories)，以發動心理學的科學革命。值得特別強調的是：這篇論文的題目，我刻意使用「心理學者」(psychologists)，而非「本土心理學者」(indigenous psychologists)，意指當今所有的心理學都未能妥善處理「文化」議題。會後，我將該篇論文投稿給《社會知識學》。

這篇論文刊出之後，⁹Allwood 認為茲事體大，立即寫了一篇長文，針對我的學術主張提出一系列的問題，投給該刊。¹⁰ 我立即寫了一篇〈以多元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〉，¹¹ 針對他所提出的 19 項問題，一一作答。

任何一個可大可久的學術運動，必然要經得起國際學術社群檢驗，絕不能夠「關起門來做皇帝」，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亦復如是。

目前，我將雙方往復辯論及相關的 8 篇論文之網址，一起掛在美國心理學會「本土心理學推廣小組」的網站之上，以接受國際學術社群的檢驗，一方面希望能擴大其國際影響力，一方面也期待能夠有更進一輪的辯論。

9 Kwang-kuo Hwang, "Linking Science to Culture: Challenge to Psychologists," *Social Epistemology*, 27, 1 (Apr., 2013), pp. 105-122.

10 Carl M. Allwood, "The Role of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in Research," *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*, 2, 5 (2013), pp. 1-11.

11 Kwang-kuo Hwang, "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-inclusive Theories by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," *Social Epistemology Review and Reply Collective*, 2, 7 (2013), pp. 46-58.

